韓非子/1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第十二

韓非子
卷第十三
韓非

卷第十四

外儲說右上第三十四

君所以治臣者有三。

一。勢不足以化則除之。師曠之對，晏子之說，皆舍勢之易也而道行之難，是與獸逐走也，未知除患。患之可除，在子夏之說《春秋》也：「善持勢者，蚤絶其姦萌。」故季孫讓仲尼以遇勢，而況錯之於君乎？是以太公望殺狂矰，而臧獲不乘驥。嗣公知之，故不駕鹿；薛公知之，故與二欒博。此皆知同異之反也。故明主之牧臣也，說在畜烏。

二。人主者，利害之軺轂也，射者衆，故人主共矣。是以好惡見則下有因，而人主惑矣；辭言通則臣難言，而主不神矣。說在申子之言「六慎」，與唐易之言弋也。患在國羊之請變，與宣王之太息也。明之以靖郭氏之獻十珥也，與犀首、甘茂之道穴聞也。堂谿公知術，故問玉卮；昭侯能術，故以聽獨寢。明主之道，在申子之勸「獨斷」也。

三。術之不行，有故。不殺其狗，則酒酸。夫國亦有狗，且左右皆社鼠也。人主無堯之再誅，與莊王之應太子，而皆有薄媿之決蔡嫗也。知貴、不能，以教歌之法先揆之。吳起之出愛妻，文公之斬顛頡，皆違其情者也。故能使人彈疽者，必其忍痛者也。

右經

一。賞之譽之不勸，罰之毀之不畏，四者加焉不變，則其除之。

齊景公之晉，從平公飲，師曠侍坐。景公問政於師曠曰：「太師將奚以教寡人？」師曠曰：「君必惠民而已。」中坐，酒酣，將出，又復問政於師曠曰：「太師奚以教寡人？」曰：「君必惠民而已矣。」景公出之舍，師曠送之，又問政於師曠。師曠曰：「君必惠民而已矣。」景公歸，思，未醒，而得師曠之所謂：公子尾、公子夏者，景公之二弟也，甚得齊民，家富貴而民說之，擬於公室，此危吾位者也。今謂我惠民者，使我與二弟爭民耶？於是反國，發廩粟以賦衆貧，散府餘財以賜孤寡，倉無陳粟，府無餘財，宮婦不御者出嫁之，七十受禄米。鬻德惠施於民也，已與二弟爭。居二年，二弟出走，公子夏逃楚，公子尾走晉。

景公與晏子遊於少海，登栢寢之臺而還望其國，曰：「美哉！泱泱乎，堂堂乎！後世將孰有此？」晏子對曰：「其田成氏乎！」景公曰：「寡人有此國也，而曰田成氏有之，何也？」晏子對曰：「夫田成氏甚得齊民。其於民也，上之請爵禄行諸大臣，下之私大斗斛區釜以出貸，小斗斛區釜以收之。殺一牛，取一豆肉，餘以食士。終歲，布帛取二制焉，餘以衣士。故市木之價，不加貴於山；澤之魚鹽龜鼈蠃　　，不貴於海。君重斂，而田成氏厚施。齊嘗大饑，道旁餓死者不可勝數也，父子相牽而趨田成氏者不聞不生。故秦周之民相與歌之曰：『謳乎，其已乎！苞乎，其往歸田成子乎！』《詩》曰：『雖無德與女，式歌且舞。』今田成氏之德而民之歌舞，民德歸之矣。故曰：『其田成氏乎！』」公泫然出涕曰：「不亦悲乎！寡人有國而田成氏有之。今爲之柰何？」晏子對曰：「君何患焉？若君欲奪之，則近賢而遠不肖，治其煩亂，緩其刑罰，振貧窮而恤孤寡，行恩惠而給不足，民將歸君，則雖有十田成氏，其如君何？」

或曰：景公不知用勢，而師曠、晏子不知除患。夫獵者，託車輿之安，用六馬之足，使王良佐轡，則身不勞而易及輕獸矣。今釋車輿之利，捐六馬之足與王良之御，而下走逐獸，則雖樓季之足無時及獸矣。託良馬固車，則臧獲有餘。國者，君之車也；勢者，君之馬也。夫不處勢以禁誅擅愛之臣，而必德厚以與天下齊行以爭民，是皆不乘君之車，不因馬之利，舍車而下走者也。故曰：景公不知用勢之主也，而師曠、晏子不知除患之臣也。

子夏曰：「《春秋》之記臣殺君、子殺父者，以十數矣。皆非一日之積也，有漸而以至矣。」凡姦者，行久而成積，積成而力多，力多而能殺，故明主蚤絶之。今田常之爲亂，有漸見矣，而君不誅。晏子不使其君禁侵陵之臣，而使其主行惠，故簡公受其禍。故子夏曰：「善持勢者，蚤絶姦之萌。」

季孫相魯，子路爲郈令。魯以五月起衆爲長溝，當此之爲，子路以其私秩粟爲漿飯，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飡之。孔子聞之，使子貢往覆其飯，擊毀其器，曰：「魯君有民，子奚爲乃飡之？」子路怫然怒，攘肱而入，請曰：「夫子疾由之爲仁義乎？所學於夫子者，仁義也；仁義者，與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也。今以由之秩粟而飡民不可，何也？」孔子曰：「由之野也！吾以女知之，女徒未及也。女故如是之不知禮也！女之飡之，爲愛之也。夫禮，天子愛天下，諸侯愛境内，大夫愛官職，士愛其家，過其所愛曰侵。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，是子侵也，不亦誣乎！」言未卒，而季孫使者至，讓曰：「肥也起民而使之，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飡之，將奪肥之民耶？」孔子駕而去魯。以孔子之賢，而季孫非魯君也，以人臣之資，假人主之術，蚤禁於未形，而子路不得行其私惠，而害不得生，況人主乎！以景公之勢而禁田常之侵也，則必無劫弒之患矣。

太公望東封於齊，齊東海上有居士曰狂矰、華士昆弟二人者立議曰：「吾不臣天子，不友諸侯，耕作而食之，掘井而飲之，吾無求於人也。無上之名，無君之禄，不事仕而事力。」太公望至於營丘，使吏執殺之以爲首誅。周公旦從魯聞之，發急傳而問之曰：「夫二子，賢者也。今日饗國而殺賢者，何也？」太公望曰：「是昆弟二人立議曰：『吾不臣天子，不友諸侯，耕作而食之，掘井而飲之，吾無求於人也。無上之名，無君之禄，不事仕而事力。』彼不臣天子者，是望不得而臣也；不友諸侯者，是望不得而使也；耕作而食之，掘井而飲之，無求於人者，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。且無上名，雖知，不爲望用；不仰君禄，雖賢，不爲望功。不仕則不治，不任則不忠。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，非爵禄則刑罰也。今四者不足以使之，則望當誰爲君乎？不服兵革而顯，不親耕耨而名，又非所以教於國也。今有馬於此，如驥之状者，天下之至良也。然而驅之不前，却之不止，左之不左，右之不右，則臧獲雖賤，不託其足。臧獲之所願託其足於驥者，以驥之可以追利辟害也。今不爲人用，臧獲雖賤，不託其足焉。已自謂以爲世之賢士而不爲主用，行極賢而不用於君，此非明主之所臣也，亦驥之不可左右矣，是以誅之。」

一曰：太公望東封於齊。海上有賢者狂矰，太公望聞之，往請焉，三却馬於門而狂矰不報見也，太公望誅之。當是時也，周公旦在魯，馳往止之，比至，已誅之矣。周公旦曰：「狂矰，天下賢者也，夫子何爲誅之？」太公望曰：「狂矰也議不臣天子，不友諸侯，

吾恐其亂法易教也，故以爲首誅。今有馬於此，形容似驥也，然驅之不往，引之不前，雖臧獲不託足於其軫也。」

如耳說衛嗣公，衛嗣公說而太息。左右曰：「公何爲不相也？」公曰：「夫馬似鹿者而題之千金，然而有千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者，馬爲人用而鹿不爲人用也。今如耳，萬乘之相也，外有大國之意，其心不在衛，雖辨智，亦不爲寡人用，吾是以不相也。」

薛公之相魏昭侯也，左右有欒子者曰陽胡、潘其，於王甚重，而不爲薛公。薛公患之，於是乃召與之博，予之人百金；令之昆弟博，俄又益之人二百金。方博有間，謁者言客張季之子在門，公拂然怒，撫兵而授謁者曰：「殺之！吾聞季之不爲文也。」立有間，時季羽在側，曰：「不然。竊聞季爲公甚，顧其人陰未聞耳。」乃輟不殺客，大禮之，曰：「曩者聞季之不爲文也，故欲殺之；今誠爲文也，豈忘季哉！」告廩獻千石之粟，告府獻五百金，告騶私廐獻良馬固車二乘，因令奄將宮人之美妾二十人并遣季也。欒子因相謂曰：「爲公者必利，不爲公者必害，吾曹何愛不爲公？」因私競勸而遂爲之。薛公以人臣之勢，假人主之術也，而害不得生，況錯之人主乎！

夫馴烏者斷其下翎焉。斷其下翎，則必恃人而食，焉得不馴乎？夫明主畜臣亦然，令臣不得不利君之祿，不得無服上之名。夫利君之祿，服上之名，焉得不服？

二。申子曰：「上明見，人備之；其不明見，人惑之。其知見，人飾之；不知見，人匿之。其無欲見，人司之；其有欲見，人餌之。故曰：吾無從知之，惟無爲可以規之。」

一曰：申子曰：「慎而言也，人且知女；慎而行也，人且隨女。而有知見也，人且匿女；而無知見也，人且意女。女有知也，人且臧女；女無知也，人且行女。故曰：惟無爲可以規之。」

田子方問唐易鞠曰：「弋者何慎？」對曰：「鳥以數百目視子，子以二目御之，子謹周子廩。」田子方曰：「善。子加之弋，我加之國。」鄭長者聞之曰：「田子方知欲爲廩，而未得所以爲廩。夫虛無無見者，廩也。」

一曰：齊宣王問弋於唐易子曰：「弋者奚貴？」唐易子曰：「在於謹廩。」王曰：「何謂謹廩？」對曰：「鳥以數十目視人，人以二目視鳥，奈何不謹廩也？故曰『在於謹廩』也。」王曰：「然則爲天下何以爲此廩？今人主以二目視一國，一國以萬目視人主，將

何以自爲廩乎？」對曰：「鄭長者有言曰：『夫虛靜無爲而無見也。』其可以爲此廩乎！」

國羊重於鄭君，聞君之惡己也，侍飲，因先謂君曰：「臣適不幸而有過，願君幸而告之。臣請變更，則臣免死罪矣。」

客有說韓宣王，宣王說而太息。左右引王之說之以先告客以爲德。

靖郭君之相齊也，王后死，未知所置，乃獻玉珥以知之。

一曰：薛公相齊，齊威王夫人死，中有十孺子皆貴於王，薛公欲知王所欲立而請置一人以爲夫人。王聽之，則是說行於王，而重於置夫人也；王不聽，是說不行，而輕於置夫人也。欲先知王之所欲置以勸王置之，於是爲十玉珥而美其一而獻之。王以賦十孺子。明日坐，視美珥之所在而勸王以爲夫人。

甘茂相秦惠王，惠王愛公孫衍，與之間有所言，曰：「寡人將相子。」甘茂之吏道穴聞之，以告甘茂。甘茂入見王，曰：「王得賢相，臣敢再拜賀。」王曰：「寡人託國於子，安更得賢相？」對曰：「將相犀首。」王曰：「子安聞之？」對曰：「犀首告臣。」王怒犀首之泄，乃逐之。

一曰：犀首，天下之善將也，梁王之臣也。秦王欲得之與治天下，犀首曰：「衍其人臣者也,不敢離主之國。」居期年，犀首抵罪於梁王，逃而入秦，秦王甚善之。樗里疾，秦之將也，恐犀首之代之將也，鑿穴於王之所常隱語者。俄而王果與犀首計，曰：「吾欲攻韓，奚如？」犀首曰：「秋可矣。」王曰：「吾欲以國累子，子必勿泄也。」犀首反走再拜曰：「受命。」於是樗里疾也道穴聽之矣。郎中皆曰：「兵秋起攻韓，犀首爲將。」於是日也，郎中盡知之；於是月也，境內盡知之。王召樗里疾曰：「是何匈匈也，何道出？」樗里疾曰：「似犀首也。」王曰：「吾無與犀首言也，其犀首何哉？」樗里疾曰：「犀首也羈旅，新抵罪，其心孤，是言自嫁於衆。」王曰：「然。」使人召犀首，已逃諸侯矣。

堂谿公謂昭侯曰：「今有千金之玉巵，通而無當，可以盛水乎？」昭侯曰：「不可。」「有瓦器而不漏，可以盛酒乎？」昭侯曰：「可。」對曰：「夫瓦器，至賤也，不漏，可以盛酒。雖有乎千金之玉巵，至貴而無當，漏，不可盛水，則人孰注漿哉？今爲人之

主而漏其羣臣之語，是猶無當之玉巵也。雖有聖智，莫盡其術，爲其漏也。」昭侯曰：「然。」昭侯聞堂谿公之言，自此之後，欲發天下之大事，未嘗不獨寢，恐夢言而使人知其謀也。

一曰：堂谿公見昭侯曰：「今有白玉之巵而無當，有瓦巵而有當。君渴，將何以飲？」君曰：「以瓦巵。」堂谿公曰：「白玉之巵美而君不以飲者，以其無當耶？」君曰：「然。」堂谿公曰：「爲人主而漏泄其羣臣之語，譬猶玉巵之無當。」堂谿公每見而出，昭侯必獨卧，惟恐夢言泄於妻妾。

申子曰：「獨視者謂明，獨聽者謂聰。能獨斷者，故可以爲天下主。」

三。宋人有酤酒者，升概甚平，遇客甚謹，爲酒甚美，縣幟甚高著，然不售，酒酸。怪其故，問其所知。問長者楊倩，倩曰：「汝狗猛耶？」曰：「狗猛則酒何故而不售？」曰：「人畏焉。或令孺子懷錢挈壺甕而往酤，而狗逆而齕之，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。」夫國亦有狗，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，大臣爲猛狗迎而齕之，此人主之所以蔽脅，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。故桓公問管仲：「治國最奚患？」對曰：「最患社鼠矣。」公曰：「何患社鼠哉？」對曰：「君亦見夫爲社者乎？樹木而塗之，鼠穿其間，堀穴託其中。燻之則恐焚木，灌之則恐塗阤，此社鼠之所以不得也。今人君之左右，出則爲勢重而收利於民，入則比周而蔽惡於君。内間主之情以告外，外内爲重，諸臣百吏以爲富。吏不誅則亂法，誅之則君不安，據而有之，此亦國之社鼠也。故人臣執柄而擅禁，明爲己者必利，而不爲己者必害，此亦猛狗也。夫大臣爲猛狗而齕有道之士矣，左右又爲社鼠而間主之情，人主不覺。如此，主焉得無壅，國焉得無亡乎？

一曰：宋之酤酒者有莊氏者，其酒常美。或使僕往酤莊氏之酒，其狗齕人，使者不敢往，乃酤佗家之酒。問曰：「何爲不酤莊氏之酒？」對曰：「今日莊氏之酒酸。」故曰：不殺其狗則酒酸。桓公問管仲曰：「治國何患？」對曰：「最苦社鼠。夫社，木而塗之，鼠因自託也。燻之則木焚，灌之則塗陁，此所以苦於社鼠也。今人君左右，出則爲勢重以收利於民，入則比周謾侮蔽惡以欺於君，不誅則亂法，誅之則人主危，據而有之，此亦社鼠也。」故人臣執柄擅禁，明爲己者必利，不爲己者必害，亦猛狗也。故左右爲社鼠，用事者爲猛狗，則術不行矣。

堯欲傳天下於舜。鯀諫曰：「不祥哉！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？」堯不聽，舉兵而誅殺鯀於羽山之郊。共工又諫曰：「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？」堯不聽，又舉兵而誅共

工於幽州之都。於是天下莫敢言無傳天下於舜。仲尼聞之曰：「堯之知舜之賢，非其難者也。夫至乎誅諫者必傳之舜，乃其難也。」一曰：「不以其所疑敗其所察則難也。」

荊莊王有茅門之法曰：「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，馬蹄踐霤者，廷理斬其輈，戮其御。」於是太子入朝，馬蹄踐霤，廷理斬其輈，戮其御。太子怒，入爲王泣曰：「爲我誅戮廷理。」王曰：「法者，所以敬宗廟，尊社稷。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，社稷之臣也，焉可誅也？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者，是臣乘君而下尚校也。臣乘君，則主失威；下尚校，則上位危。威失位危，社稷不守，吾將何以遺子孫？」於是太子乃還走，避舍露宿三日，北面再拜請死罪。

一曰：楚王急召太子。楚國之法，車不得至於茆門。天雨，廷中有潦，太子遂驅車至於茆門。廷理曰：「車不得至茆門。至茆門，非法也。」太子曰：「王召急，不得須無潦。」遂驅之。廷理舉殳而擊其馬，敗其駕。太子入爲王泣曰：「廷中多潦，驅車至茆門，廷理曰『非法也』，舉殳擊臣馬，敗臣駕。王必誅之！」王曰：「前有老主而不踰，後有儲主而不屬，矜矣！是真吾守法之臣也。」乃益爵二級，而開後門出太子。「勿復過。」

衛嗣君謂薄疑曰：「子小寡人之國以爲不足仕，則寡人力能仕子，請進爵以子爲上卿。」乃進田萬頃。薄子曰：「疑之母親疑，以疑爲能相萬乘所不窕也。然疑家巫有蔡嫗者，疑母甚愛信之，屬之家事焉。疑智足以信言家事，疑母盡以聽疑也，然已與疑言者，亦必復決之於蔡嫗也。故論疑之智能，以疑爲能相萬乘而不窕也；論其親，則子母之間也，然猶不免議之於蔡嫗也。今疑之於人主也，非子母之親也，而人主皆有蔡嫗。人主之蔡嫗，必其重人也。重人者，能行私者也。夫行私者，繩之外也；而疑之言，法之內也。繩之外與法之內，讎也，不相受也。」

一曰：衛君之晉，謂薄疑曰：「吾欲與子皆行。」薄疑曰：「媼也在中，請歸與媼計之。」衛君自請薄媼。薄媼曰：「疑，君之臣也，君有意從之，甚善。」衛君曰：「吾以請之媼，媼許我矣。」薄疑歸，言之媼也，曰：「衛君之愛疑奚與媼？」媼曰：「不如吾愛子也。」「衛君之賢疑奚與媼也？」曰：「不如吾賢子也。」「媼與疑計家事，已決矣，乃請決之於卜者蔡嫗。今衛君從疑而行，雖與疑決計，必與他蔡嫗敗之。如是，則疑不得長爲臣矣。」

夫教歌者，使先呼而訹之，其聲反清徵者乃教之。

一曰：教歌者，先揆以法，疾呼中宮，徐呼中徵。疾不中宮，徐不中徵，不可謂教。

吳起，衛左氏中人也。使其妻織組而幅狹於度。吳子使更之，其妻曰：「諾。」及成，復度之，果不中度，吳子大怒。其妻對曰：「吾始經之而不可更也。」吳子出之。其妻請其兄而索入。其兄曰：「吳子，爲法者也。其爲法也，且欲以與萬乘致功，必先踐之妻妾然後行之，子毋幾索入矣。」其妻之弟又重於衛君，乃因以衛君之重請吳子。吳子不聽，遂去衛而入荊也。

一曰：吳起示其妻以組曰：「子爲我織組，令之如是。」組已就而效之，其組異善。起曰：「使子爲組，令之如是，而今也異善，何也？」其妻曰：「用財若一也，加務善之。」吳起曰：「非語也。」使之衣歸。其父往請之，吳起曰：「起家無虛言。」

晉文公問於狐偃曰：「寡人甘肥周於堂，卮酒豆肉集於宮，壺酒不清，生肉不布，殺一牛遍於國中，一歲之功盡以衣士卒，其足以戰民乎？」狐子曰：「不足。」文公曰：「吾弛關市之征而緩刑罰，其足以戰民乎？」狐子曰：「不足。」文公曰：「吾民之有喪資者，寡人親使郎中視事，有罪者赦之，貧窮不足者與之，其足以戰民乎？」狐子對曰：「不足。此皆所以慎産也；而戰之者，殺之也。民之從公也，爲慎産也，公因而迎殺之，失所以爲從公矣。」曰：「然則何如足以戰民乎？」狐子對曰：「令無得不戰。」公曰：「無得不戰奈何？」狐子對曰：「信賞必罰，其足以戰。」公曰：「刑罰之極安至？」對曰：「不辟親貴，法行所愛。」文公曰：「善。」明日令田於圃陸，期以日中爲期，後期者行軍法焉。於是公有所愛者曰顛頡後期，吏請其罪，文公隕涕而憂。吏曰：「請用事焉。」遂斬顛頡之脊，以徇百姓，以明法之信也。而後百姓皆懼曰：「君於顛頡之貴重如彼甚也，而君猶行法焉，況於我則何有矣！」文公見民之可戰也，於是遂興兵伐原，克之。伐衞，東其畝，取五鹿；攻陽；勝虢；伐曹；南圍鄭，反之陴；罷宋圍；還與荊人戰城濮，大敗荊人，返爲踐土之盟，遂成衡雍之義。一舉而八有攻。所以然者，無他故異物，從狐偃之謀，假顛頡之脊也。

夫痤疽之痛也，非刺骨髓，則煩心不可支也；非如是，不能使人以半寸砥石彈之。今人主之於治亦然，非不知有苦則安，欲治其國，非如是不能聽聖知而誅亂臣。亂臣者，必重人；重人者，必人主所甚親愛也。人主所甚親愛也者，是同堅白也。夫以布衣之資，欲以離人主之堅白、所愛，是以解左髀說右髀者，是身必死而說不行者也。